

概念隐喻视角下《诗经》中植物隐喻英译策略研究

罗薇娜

长沙理工大学

DOI:10.12238/mef.v8i10.13966

[摘 要] 《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其中丰富的植物隐喻不仅是文学表达的重要手段,更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本文从概念隐喻理论视角出发,以许渊冲《诗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诗经》中植物隐喻翻译难点进行分析,系统考察其中植物隐喻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概念隐喻; 诗经; 植物隐喻; 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J522.3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plant metaphors in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Weina Luo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as the fountainhead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s rich in plant metaphors that serve not only as a vital means of literary expression but also as a profound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plant metaphors in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using Xu Yuanc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s a case study.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in translating these plant metaphors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 Book of Songs; plant metaphor;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y

引言

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不仅是汉语言文学的瑰宝,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思维密码。孔子曾言“《诗经》多产于草木虫兽”,其中植物意象的运用尤为精妙,众多草木之名被赋予了爱情、品德、家国等丰富隐喻内涵,这些植物隐喻既是诗意表达的载体,也是华夏文化认知模式的生动体现。在全球化语境下,《诗经》的英译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而植物隐喻的准确译介直接影响着典籍文化内涵的传递与接受。许渊冲作为典籍英译的标杆译者,其《诗经》译本形成了独特的隐喻处理范式。

1 概念隐喻与隐喻翻译的概述

概念隐喻是由Lakoff和Johnson(1980)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的一种语言认知学理论,颠覆了传统修辞学将隐喻视为语言装饰手段的认知。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隐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其本质是由一类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映射指的是源域和目标域概念之间的概念对应。我们从源域中获得隐喻表达的概念域,并以此来协助理解目标域,即通过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认知另一领域的经验。这为人们利用相对熟悉或相对容易把握的经验领域,来组织相对不熟悉或较难把握的领

域的经验,形成某种态度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提供了可能(束定芳,1998)。

“没有一种隐喻可以在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现。”(莱考夫等,2015:18)。Newmark(2001:85)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传递意义、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这与语境、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因此译者需要准确理解隐喻意象的概念意义和隐喻意义,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水平等各种因素,采取最佳翻译策略。

2 《诗经》中植物隐喻翻译难点

2.1 对等项缺失

对等项缺失指源语与目标语在词汇、意象及文化认知层面存在系统性不对称,导致译者无法直接映射植物隐喻的认知结构。这种缺失本质上是跨文化认知域的非重合性在语言层面的具象化表现,具体可分为词汇空缺与意象空缺两个维度。词汇空缺集中体现于植物名称的不可译性,意象空缺则源于植物象征系统的文化特异性。对等项缺失的本质,是源语认知域向目标语映射时的结构性断层。

2.2 文化背景缺失

植物隐喻的文化意蕴深度嵌套于《诗经》产生的礼乐文明体系,其翻译本质上是周代文化图式的跨时空重构。当目标语读者缺乏必要的文化前理解时,植物意象便沦为无根浮萍,导致隐喻映射链的断裂。首先,集体记忆的失落削弱隐喻可解性。如葛藤覆盖荆树的意象在周代象征妻子对亡夫的忠贞,但西方文化中常春藤覆盖榆树的意象更多关联哥特式建筑的浪漫主义想象。其次,礼教符号系统的不可通约性。如《周南·樛木》以葛藟攀附樛木隐喻“福履绥之”的夫妻伦理,其认知基础是周代“妇从夫”的礼教观念,而英语文化中藤蔓与树木的共生关系更多指向生态学意义上的互利共生,缺乏伦理价值负载。

2.3 逻辑不清晰

汉英思维模式的本质差异——汉语的“意合”与英语的“形合”——在植物隐喻翻译中形成深层认知阻隔。这种差异在语言表层体现为逻辑连接词的隐显之别,在认知深层则关涉隐喻映射路径的建构方式。首先,隐喻逻辑的隐含性导致映射断裂。汉语读者可自动补足逻辑链条,但英语读者需要显性逻辑标记。其次,时空认知差异扭曲隐喻结构。汉语的“高维时空观”允许植物意象在时空中自由跳转,在共时空间中投射历史兴亡感,而英语的线性时空观要求明确的时空定位。

3 《诗经》中植物隐喻翻译分析

3.1 对等项缺失的翻译分析

3.1.1 转换再现植物隐喻

由于日常生活中缺乏相应的植物名称或缺乏与之对应的等效植物,对植物隐喻中的词汇进行替换是常见的现象。对于英语中没有对应等效词汇的植物,许渊冲使用类别更高的词来代替原词,这些词汇往往涵盖范围广泛。

例1: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谁谓予美?心焉切切。中唐有鸂,邛有旨鸂。谁谓予美?心焉惕惕。

译文: By riverside magpies appear; On hillock water grass grow.

Believe none who deceives, my dear; Or my heart will be full of woe.

How can the court be paved with tiles? Or hillock spread with water grass? Believe, my dear, none who beguiles; Or I'll worry for you, alas!

分析: 这里许将植物“苕”和“鸂”译成“water grass”,“苕”和“鸂”都是生长在水边或湿地的植物,在原诗中主要是用于营造某种氛围或表达特定隐喻,它们的具体种类并非关键。将它们译为“water grass”,能突出它们作为生长在水边的植物这一共同特征,强调原诗中植物隐喻的共性,让英语读者在不了解具体植物名称的情况下,也能抓住诗中通过植物所传达的情感和意境,有效再现原诗的隐喻效果。

3.1.2 意译揭示植物隐喻

当植物隐喻的含义在英语中完全缺失,且没有相关信息能够揭示隐喻的意象时,可通过意译去再现植物隐喻,传达隐喻中

缺失的内涵。

例2: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鬯迈。视尔如莪,贻我握椒。

译文: From white elms at east gate, To oak-trees on the mound.

Lad and lass have a date; They dance gaily around.

A good morning is chosen. To go to the south where,

Leaving the hemp unwoven, They dance at country fair.

They go at morning hours. Together to highland.

Lasses look like sunflowers, A token of love in hand.

分析: 这首诗出自《诗经·陈风》。在陈国的郊外,有一片树木繁茂的广阔土地,在特定的时刻,男男女女会来到这跳舞,这个时刻就是原诗中提到的“穀旦”。原诗并未对“穀旦”进行详细介绍,但从原诗内容可以推测出这是男女之间进行互动的祭祀活动。原诗中“椒”的意象并未点明,但可以从整首诗推断出,送“椒”是男性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代表他想和送了“椒”的女性有许多孩子。但这种对“椒”的意象解读在目标语文化中是缺失的,许将其译为“A token of love”,用意译的方式再现了植物的隐喻,将原语言文化传递给目标语读者。

3.2 文化背景缺失的翻译分析

3.2.1 重拟标题

在《诗经》中,诗歌的标题简洁明了,最多不超过四个字,但这些标题并不能总结诗歌的核心内容或思想。例如,在包含植物隐喻的诗歌中,相当一部分诗歌的标题是以植物命名的。这些标题的难点在于,这些植物并不总是包含隐喻意义,有些植物仅出现在第一小节的开头,与诗歌的主题关系不大,对于这种情况,许抛弃了大部分原文的标题,转而根据他对整首诗的解读和理解,在译文中对标题进行重拟。例如,他总结诗歌主题将《樛木》译成“Married Happiness”;为体现诗歌体裁将《绸缪》译为“A Wedding Song”;为直接体现诗歌主题将《桑柔》译为“Misery and Disorder”。这些重拟的标题提供了原文的文化背景信息,它们不仅与主要内容密切相关,还使诗歌的主题更加清晰。

3.2.2 添加注释

为尽可能传递原诗的文化背景信息,许渊冲给诗添加注释来揭示创作背景、描述主要内容、揭示一些植物隐喻,或者提供隐藏的文化信息。

例3: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译文: Up crooked Southern trees, Are climbing creeper's vines;

On lords whom their wives please, Quiet happiness shines.

Note: A wife to her lord as the wine to the tree

分析: 注释“A wife to her lord as the wine to the tree”点明了原诗中以葛藟缠绕樛木来隐喻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就像藤蔓依附树木一样,妻子依附于丈夫,形象地解释了诗中的核心

隐喻,帮助读者理解原诗的深层含义。通过注释,将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种独特的夫妻关系隐喻与西方读者熟悉的概念进行联系,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于夫妻关系的一种认知和表达。

3.3 逻辑不清晰的翻译分析

3.3.1 隐喻转明喻

明喻包含比较词,能够明确揭示本体和喻体,而隐喻没有明喻标记,需要读者通过理解来找出这两者。在翻译《诗经》中的植物隐喻时,许渊冲使用了比较词如“as”等将隐喻转换为明喻。

例4: 何彼穠矣,唐棣之华? 曷不肃雍? 王姬之车。

译文: Luxuriant in spring, As plum flower o'er water.

How we revere the string. Of cabs for the king's daughter.

分析: 原文“唐棣之华”是一种隐喻,通过描写棠梨花的繁盛来烘托一种盛大的氛围。译文通过“as”这个比较词,明确地将棠梨花与水上的梅花进行了类比。这种明喻的表达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花的繁盛和美丽,同时也保留了原文的意境,而不需要像原文那样通过隐喻去揣摩。

3.3.2 揭示隐喻本体

《诗经》的一个特点是,其诗歌常常以植物形象开篇。这些植物通常蕴含着文化信息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虽然这些开篇的植物看似与下文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们与诗歌的内容,甚至核心内容密切相关,并且在引出下文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处理一些植物隐喻时,许渊冲在其翻译的《诗经》版本中揭示了这些植物的本体意义。

例5: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译文: The peach tree beams so red;How brilliant are its flowers!

The maiden's getting wed,Good for the nuptial bowers.

The peach tree beams so red;How plentiful its fruit!

The maiden's getting wed,She's the family's root.

The peach tree beams so red;Its leaves are lush and green.

The maiden's getting wed,On household she'll be keen.

分析: 这首诗歌创作于春天桃花盛开之际。原诗每一节的结构相同,只是改变了少数几个词。译文通过将原文中的隐喻意象(桃花、果实、树叶)与新娘的特质(美丽、多子多福、家庭和谐)直接联系起来,揭示了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翻译方法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意象,还通过具体的语言表达,使得隐喻的意义更加清晰易懂,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涵。

4 结语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305首诗歌中涉及136种植物,其中89种含有隐喻意义。这些隐喻给《诗经》的翻译带来了困难,从而阻碍了中国典籍的英译和传播。本文通过对许渊冲译本中植物隐喻的翻译进行分析发现:许渊冲在缺少对等项时通过转换再现植物隐喻或意译揭示植物隐喻;缺少文化背景时重拟标题或添加注释;缺少逻辑关系时将隐喻转为明喻,或在诗歌中揭示隐喻的本体。总体来说,许渊冲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保留隐喻,但其他的翻译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LAKOFF G,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 束定芳. 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6): 11-20.

[4] 莱考夫, 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5] 许渊冲译. 诗经[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2.

[6] 任开兴. 植物名称的因类制宜翻译法探索[J]. 中国翻译, 2020, 41(05): 145-153.

作者简介:

罗薇娜(2001--),女,汉族,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翻译。